文人与江山　相看两不厌

骆塞夫

这些年，各地都在开发文旅结合、农旅结合项目，出现了很多过去鲜为人知的旅游目的地和网红打卡地。我因爱写点文字，便经常被邀请去这样的地方采风。东道主热情周到的接待每每让我承受不起，在与陪同的一位文旅负责同志闲聊时，他说：“能把作家请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看看，写文章宣传一下，求之不得，正所谓‘江山也要文人捧’。”

“江山也要文人捧”，出于郁达夫《乙亥夏日楼外楼坐雨》一诗：“楼外楼头雨如酥，淡妆西子比西湖。江山也要文人捧，堤柳而今尚姓苏”。这是郁达夫当年漫游西湖时的即兴口占。显然，郁达夫因西湖想到了苏东坡，想到了他的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。在郁达夫看来，西湖固然美丽，但还未美到冠绝天下的地步，但苏东坡写西湖的诗却是冠绝天下的。由此郁达夫发出感慨：江山都是文人捧出来的，是借助于文化的力量与文人的才情。

江山胜景，大都因文人的游历抒怀或纵情歌吟而扬名天下。正如宋人赵蕃诗云：“江山不因人，何以相发挥。”的确，文化人的一首诗，一篇文，一帧画，一幅字，一出戏，一支歌，往往会成就一处景观，推出一个地标，点化一处名胜，打出一张名片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如范仲淹之于岳阳楼，欧阳修之于醉翁亭，王勃之于滕王阁，崔颢之于黄鹤楼，李白之于峨眉月，张继之于寒山寺；如吴道子之于千里嘉陵，黄公望之于富春山水，王羲之之于绍兴兰亭；如杜牧之于杏花美酒，东坡之于岭南荔枝；如《沙家浜》之于常熟，《太阳岛上》之于哈尔滨，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》之于西双版纳……

美好景致与美丽风情，总会令文人心仪而结下不解之缘。一般人到了一个好地方，大不了就是“美啊好啊”地赞叹一番，而文人却会把观感以艺术的手段表达出来并流布开去，以奇思妙想和生花之笔，让不为人知的凡山俗水，成为千古不衰的名山胜水。

当然，文人捧江山是追捧而不是吹捧，这是一个大原则，而江山本身值得追捧则是一个大前提。如果一个地方山水无奇，文化稀薄，风物匮乏，民俗粗陋，即使是有文人到了，也未必会有触动，也就不大可能产生艺术冲动。当今某些地方搞文旅，明知资源短缺，没人追捧，也要请人来吹捧一番，但毕竟无可圈可点之处，你请的文人也十有八九不是严格意义的文人。他们来走马观花地看看，吃喝玩乐一番，回去弄一篇毫无发现的廉价赞美文字交差了事，其结果是误导读者，到此一游后不免大失所望。这不仅毫无补益，还断了后路。而有那真文人来看了，产生的想法往往是“不足道也”——不足道也的，还有那些言过其实、不痛不痒的垃圾文字。

江山多娇，文人多情。壮美的江山给文人以美的享受，同时也会调动万千思绪，催生艺术灵感。从这一角度来看，也可以说是“文人也要江山捧”，是江山成全了文人，是江的开阔放达了文人情怀，是山的高度抬举了文人站位。须知，人们是通过浏览江山方记住相关文人的。“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”登临的文人应该感恩于江山，臣服于江山，进而敬畏江山。所以，陆游诗云：“挥毫当得江山助，不到潇湘岂有诗。”

古往今来的文人，大都喜爱游历，即所谓的行万里路。目的就是一个，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。这江山，可以是自然界的风景，也可以幻化为人境。如是，文人捧江山也是在捧自己。所以，元好问要说：“得意江山在眼中”；所以苏东坡要说：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”

文人追捧江山，恰如食客追捧佳肴，迷恋而沉醉。这不仅仅是因为江山无限，可以大饱眼福，更重要的是江的旷阔辽远、山的巍峨崔嵬，可以开阔心胸，提升境界。掬一捧江水可以浇块垒，隐身于山中亦可消永日。达者还可极目千里，指点江山；穷则亦可江山在怀，安妥本心。

如此看来，文人与江山是相得益彰、彼此成全，前提是江山定是好江山，文人当是真文人，方能灵犀相通、景人一体。恰如辛弃疾所云：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当然，能达到李白与安徽宣城那座敬亭山的关系高度为最好，这关系就是——“相看两不厌”。



归园图

吕献峰 绘画　唐云来 题诗

解脱笼中困，轻飞向小园。
心追天地外，何必学人言。

诗画寻楼

星期文库

“牡蛎的文学传奇”系列之七

牡蛎的众生平等观

何华

世间绝大多数珍馐，都被财富划出森严界限。唯有牡蛎，最是公允，它从不攀附权贵，也不冷落布衣，是最温柔的平等主义者。

莫泊桑的《我的叔叔于勒》，写下了上流社会吃牡蛎的体面：贵妇人手执手帕托住蛎壳，微微俯身，轻巧吸尽壳中鲜汁，优雅、精致、矜贵，带着阶层独有的从容。想来这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作派。他的《海港》里也描写了豪门喝着白葡萄酒，银盘里堆满牡蛎的情景。就连毛姆《月亮和六便士》里，也借着牡蛎追忆昔日富足生活，“他一直忘不了当年花一先令买十三个大牡蛎的日子”。法国画家让·弗朗索瓦·德·特鲁瓦的《牡蛎宴》，更是生动描绘了十八世纪贵族阶层奢华宴饮的场景，散落满地的牡蛎壳像银币般闪闪发光。

契诃夫则在《牡蛎》里写下底层人与牡蛎的救赎羁绊。贫苦少年望着饭馆招牌，全然不知牡蛎为何物，懵懂追问其荤素滋味，在仓促窘迫中品尝一只鲜美的牡蛎，极致的鲜甜让虚弱的身体得以慰藉。苏轼被贬蛮荒海岛，得到乡人馈赠的牡蛎，直言：“食之甚美，未始有也”，还特意叮嘱儿子切莫声张，生怕朝中士大夫慕名而来抢夺美味。彼时东坡处境艰难，一介迁客布衣，却享受到山海顶级滋味。汪曾祺写闽南蚝煎，平民百姓把海蛎裹上蛋液油煎，是巷弄里最踏实的夜宵。对穷困之人，对落魄之人而言，对平凡之人而言，牡蛎是困顿日子里难得的慰藉。

狄更斯《匹克威克外传》里的维多利亚时代，上流绅士在酒馆独酌，一盘鲜牡蛎配上麦酒，而越穷的地方，牡蛎摊子反倒越多，底层穷人也在以牡蛎果腹。在牡蛎面前没有三六九等，它公平地把鲜味装进每一只蛎壳，在鲜美的滋味面前，众生一律平等。

时至今日，这份人间最朴素的公平更加鲜活。夜市小摊，烟火缭绕，鲜辣入味，普通人花十几元便能大快朵颐。价格有高低，吃法分雅俗，但牡蛎没有门第偏见，不管是谁撬开那坚硬外壳，涌出的清鲜没有区别，它的回馈别无二致。

牡蛎生来扎根礁石，任凭潮起潮落，只潜心酝酿一腔膏腴。无论你是锦衣贵人，还是市井布衣，在一枚小小的牡蛎面前，财富、地位、身份尽数褪去浮华，皆可享受一捧纯粹的山海风味。

过期糖

雨娃

老妈收拾橱柜，翻出三盒包装精美的糖。我看了一眼日期，早过期了。老妈说，这几盒糖还是她同学去国外旅游时带回来送给她的，一直放着，时间久了，她都忘了。

我嗔怪老妈，好东西一直存着，放着放着都放坏了。老妈瞥了我一眼说：“你这可冤枉我了，我藏起来是怕你们看到。你们天天把减肥挂在嘴上，可个个管不住嘴，要是看到这三盒糖，肯定一天就吃光了，吃完又抱怨我。我本想着以后家里来客人，把糖拿给他们吃。可来的客人一个个不是血糖高，就是在减肥，没一个人敢吃。时间久了，我就不再往外拿了，这才忘得干干净净。”

老爸在一旁笑着问老妈：“你确定你同学是特意从国外带糖给你的？不是她没送出去，放家里又怕自己管不住嘴，才送给你的？”

人生没有落幕键

宋致强

我是1970年10月出生的，妥妥的初代“70后”。前几日，一位好友给我发信息，发了又撤回，反复几次。我正觉得莫名其妙，他才又发来简短一句：“年纪大了，没戴花镜，总写错字。”我暗自发笑，马上回他：“我都配了三个老花镜啦。”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老花镜，成了我们的必备品。我们这代人，一边接纳身体慢慢老去的信号，一边依旧扛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担当。上有年迈父母要照料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也多要操心。

回想年少岁月，真的是无忧无虑。那时候懵懂、单纯，做事无所顾忌，敢闯敢闹。心里最大的底气，就是身后有父母。不管遇到什么难事，总有家人替我扛着，为我遮风挡雨。

年轻时，活着很简单，自己开心就是全部。从来不会顾虑生活，不会担忧未来，更不懂什么叫压力、什么叫担当。一晃几十年，匆匆过了半辈子。岁月悄悄改变了一切，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心境。曾经被人呵护的少年，慢慢长大、慢慢承压。

50岁，真是“70后”迈不过去的一道坎。身边不少同龄朋友，经历了职场冷暖、身份落差，心态慢慢松了、垮了。有的人开始颓废，得过且过；有的人选择躺平，不再努力、不再争取，觉得年纪大了，就这样吧。

我理解这种疲惫，却不认同这种认命。

职场的路或许不再适合我们奔跑，但人生的路还在继续。赛场换了，赛道变了，不代表人生就落幕了。

活了大半辈子，吃过的苦、熬过的难、积累的阅历，都是我们的底气。只要心态调整好，放平、放稳，依旧可以发挥余热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人生，任何时候都不能真正躺平。年纪只是岁月的记号，心态才是生活的状态。换个赛道，依旧可以活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精彩。

启 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，凡手写稿件，恕不能退稿，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，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，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：jwbfkb@163.com